

外交報彙編

第二冊

論排外當有預備

凡過渡時代之事。民智之程度。必步步不同。而每歷一境。必有一新流弊。以隨其後。此又事之無可如何者也。道在善覺之而善防之而已。以觀我國。自去年以來。民智之程度。不能不謂之大有所進。而其流弊。亦若別開一境。爲前此所無者。此其故。可微論也。按我國自通商後數十年。凡外交界上。爲人所威嚇愚弄而喪其權利於外人者。其事不可以更僕數。而舉國之人不知也。卽知之。亦不問也。但使其事不直接而切於身家。卽視本國之事與外國之事無異。以故國家之屈辱失敗。紛至沓來。而舉國昏然。方且以研究外交者爲荒愴而狂怪。則丁此時者。必首以發聾振聵爲要。必時時以國家與個人如何相關保全公利之如何。卽保全私利之說。強聒於衆。大聲疾呼。垂涕而道。必使人人知有公利公益而後已。此前數年報章之責任也。今則時勢又一變矣。積此十年報章之忠告。留學生之奔走呼號。加以外界之逼迫。日甚一日。皆有使鼾寐者不能不醒之勢。而醺雞之覆。終已忽發。試綜甲辰乙巳兩年之

事觀之。其最初者。爲爭粵漢鐵路之事。其次爲浙江衢嚴溫處鑛山之事。再次爲爭皖省鑛山之事。其後各省之爭路鑛者。相緣而起。雲合響應。若一省無之。則其人引以爲辱。遂至并已成之滬甯鐵路而亦爭之。而路鑛之外。其間又有俄兵阿祈夫地盍。二人砍斃周勝友之事。議抵制美約之事。千因萬緣。積而至於最近爭會審公堂之權之事。抵制日本文部取締之事。國民當自保利權之說。至此遂徧於通國。延及於下流社會矣。夫以今日之局。較諸三年以前。國家有大得失。士夫皆熟視無覩。時豈不謂之大有進步。然進步固然。而大弊亦隨之前之冥然罔覺。固足以坐失利權。而尙不至有不測之險。今之一往直前。固勝於前之昏默。而一或不慎。則自蹈於危機。將不止於不能達其目的而止。國家前途之危險。仍未有艾也。然則丁此時而有言論之責者。將何道以處此。吾以爲當前之不知爭公利之時。既必告之以主權之關繫。今之舉國皆羣言爭公利之時。當再告之以排外之預備。蓋預備二字。爲今古辦事之不二法門。而尤今日之急務也。試觀吾人今日之所持以與外人爭衡者。初

不越乎集會演說罷市停工二途。集會演說外人皆置之不顧。罷市停工則莠民必乘機爲亂。不可復止。而外人乃得援以爲口實。而因以大擴其利權。是二者皆有大利於外人。而有大害於中國者也。挾此術以與外人爭。外人固禱祀以求。而願中國之出此。事若數舉。足以亡國而有餘矣。若欲於此等舉動之外。別有所爲。則實力有所未逮。無他。蓋所謂預備者。固絕未一致力也。夫人與人之相爭。而能望人之我從者。必有最後之實力。使其人不從。我自有強逼而行之力。而後與吾爭者。能預知其難。而降心相從。若無此最後之實力。吾之所至。已爲天下之所窺。則雖據理至直。相持至力。而人固可不顧而去之。不相畏。則無可商矣。故吾人如欲以此一闕之市。爲求個人名譽之地。則亦已耳。其問題本不緣事之成不成。若真欲求其事之成。則不可輕於發難。如以中國現今程度計之。大約須預備四五十年。使學力財力兩皆充裕。其力必能至歐美各國合縱而來。我可獨力當之之時。而後可隨舉一事與外人爲難。爭之之極。乃以兵隨之。夫而後乃可實遂其保全利權之目的。不然。言是非之

論中日約成後之時局

自甲午乙未間。中日之交涉。中俄之交涉。與日俄之交涉。千殊萬詭。而釀成癸卯日俄之戰。當其戰時。中國人心。固恍然謂世上第一大事也。逮日俄之和議成。而戰局大定。再至中日之議約成。而中國對於東三省之局。亦大定矣。此今年乙巳一年。直謂之此十年間。中日俄交涉之一大結束。可也。由今日以前。步步演成今日之局。事皆爲因。而以今日中日所訂之條約爲果。則由今日以後。必又以此約爲因而造成他日之果。可無疑矣。獨是以此爲因。又將成何等之果。則非今日所能測。蓋因果相生。固爲定理。而其間尤必賴有緣。始能成事。緣者。外來之事。與本因無與。而因得之。則能成。一意外之事。惟此外來之緣。絕非當軸所能逆料。故此因之變爲何果。亦非當軸所能逆料。此事之前事。所以不易測也。若就目前之成局而姑妄言之。則東三省之約。頗近和平。雖不能謂中國無大失。然立乎中國今日之地位。則此失尙非意外。故此約似不致爲將來事變之原。其最有關繫而當研究者。不在日本與我所

定東三省之約。而在日本政府對待中國之政策何如。按日本自來卽有日清韓合邦之說。其意未嘗不望中國之富強而已。乃得收輔車相依之效。甲午中日之戰。卽本此意爲之。日本以爲自有此戰而中國可以頓悟。故甲午大勝之後。卽甚倡聯盟之說。迄至戊戌之變。日人之意。尙未稍移。直至庚子之後。我之維新終已無效。而英日聯盟之約適成。於是日人之意見。乃大不如初。方日俄劇戰之際。日人對我之感情。甚爲不善。今日再不得意於俄。其迴視我國。不知若何。然恐日人終不免以英日聯盟爲可恃。方與英國協謀以沾利益於中國。無扶持中國之實心也。日既如此。英亦可知。法人近來國力不進。未必在中國逞其野心。俄人則內亂方亟。兵力又挫。亦未必大逞於中國。然蒙古新疆。則固不能禁其染指也。其他奧人義人荷人比人日人。皆無特別之關繫。則將來之與東方有關繫者。日本而外。其德人與美人乎。此二國者。將來造新方世界之主力也。然二國之形勢。又不相同。觀德人今日在中國之舉動。方首創撤兵之議。又時有退還膠州之說。此等舉動之命義。雖神祕不可知。然

其大端則實因兵力不及之故。蓋德人之冒險而奪膠州灣。實藐視東方。以爲無人故敢爲此。而其實則德人與膠州相通之路。中越重洋。德人未嘗有一軍港。倘中國必不相讓。而與之相戰。吾不知德人何以善其後也。今既以冒險而得之。而於日俄之役。深知日人之能戰。自顧山東。適當其衝。平日又與日人不睦。則當此之時。德人不能不有自危之意。倘一旦與日有違言。膠灣不能自守。則大有損於國威。良不如當此之時。自行退讓。以示大惠於中國也。且既退之後。蓄其全力於西。亦大有可爲之事。他日乘奧國之亂。利用在奧之德意志種。以通道於土耳其波斯。以南出印度。雄視天下。然後再爲東方之舉。未爲晚也。故德人之關繫於中國者。不在直接而在間接。不在目前而在他年。然必不能不受其影響。惟美人之與中國。其駸駸而進。方將代俄而興。或與日本相扶持。或與日本相衝突。均未可知也。而其有影響於中國。則決矣。要而言之。中國今後之局。以日本爲因。而爲之緣者。必出於德與美。而後使中國獨受其果。所猶足幸者。則以諸國既如此情勢。其勢必不能互相聯絡。而行其

瓜分之政策其間必停頓一二十年而後有事其或者此天假我以自強之機乎

一千九百五年寰瀛大事總述

侯官嚴幾道先生撰

記者於是年歲首。方游英法二京之間。當是時。彼都人士所注意者。無有過於東方之戰。憶船入涅波里時。有以旅順口破告者。船人相視愕眙。咸言攻守兩家。皆爲古未曾有。倫敦影戲。張俄將倭將像。觀者拊掌。並稱英雄。次晨。泰晤士登其訪事。旅順來電。始悟守者殊未盡力。而人意乃一變。於是有識咸曉然於俄之終局。繼是不兩月。俄兵大挫奉天。終而波羅的艦隊燬於黃海。蓋至是。日人始據全勝之勢。天下健之。俄不得已遣議和信使於美洲。總統魯司華爾左提右挈而和議成。泰東太平之局。庶幾長保。獨是和矣。而日本傷亡不訾。俄羅斯內亂遽起。全俄之大。其中稱叛罷工。訟言與政府反對者。過國之半。莫斯科舊京也。年終之事。足使世界寒心。蓋日之勝。其困苦卒達。軼於前史。而俄之內亂。蔓延周徧。流血慘夷。亦其前史所未有者。德以四衝之國。介於俄法之間。法俄交親。野心稍戢。及俄敗國亂。德紆東顧之憂。由是所以待法者亦異。初。英君愛德華第七立。首建聯法之謀。德人惡之。及法以埃及任

英而英以摩洛哥任法其各遇二國也猶今日本之於韓前事定於一千九百四年之秋其時德人聞之朝野之論無所向背也及次年春乃以爲言而威廉第二有天主教亞之行然而英法之交由此愈睦法人持重事事求解於德人爲罷外相德加士而德殊未厭不得已乃議以其事歸公處定本年歲首會議於斯巴尼亞顧德人狐疑其時日會地猶久懸也此爲客歲歐洲外交事勢最棘之時而不列顛三島方以更革政府朝市殷然首相巴爾福告休新相幹白班若門代主國柄蓋公黨也雖然其立未固必視開議後下院議員所以扶持擁戴之者何如蓋英自南非一役勞費不訾北海漁船之事幾與俄裂而以巴黎公處得無失和西則講睦於美法東則尋盟於日本凡此皆客歲保黨所爲其益國甚大而日本之盟尤關重要從此俄人無復仇報役之機而印度外藩得以高枕夫印度固英屬中之最爲弱點者耳言二十世紀之履端固當以日俄之戰爲第一現象此其前因後果與其當事之變態決非寥寥數行所能罄其底蘊者也史家公言一千九百四五兩年必長爲人類

不忘之年歲。此其說蓋不誣。言其兵事不僅中國前古交兵。方之皆成兒戲。卽歐美之間。阿力山大韓尼伯拿破崙諸傑之所爲。皆瞠乎後矣。此非日俄之能爲然也。彼日俄之不能不爲然也。天演日蒸。世事之後來居上。每如是。陸軍會者。二軍計皆百萬。海旅動駕數十艘。其勝也。使勝家無遺憾焉。其敗也。使敗者無餘望焉。旅順以新式至堅之堡壘而見破。盛京之郊。俄卒死傷不翅二十萬人。而波羅的海軍。長駕遠駛。經數萬里海程。不半日交綏。提督就虜。兵船無隻輪反者。其未定也。五洲之人。屏息企踵。羣測結局之何如。及其既定。知與不知。莫不驚歎。何則。知黃白種界之說。不足復存。而歐亞潮流。行將轉耳。此日本近者戰功所爲最偉也。至陽曆八月。而華盛頓之和議開。天下又傾耳側視。不知結果爲何物。其中離合陰陽。不可致詰。至九月初旬。幾人人以爲無望矣。而忽聞草約畫諾之事。日俄之士。雖勝敗不同。而離屠戮慶更生。則一而已。計抱土穆德於陽曆八月九日開議。相持凡二十日。而後議成。顧日本所欲得於俄者。已先議爲天下所共見。一賠款也。二庫頁之割讓也。三遼東

半島之租借權及鐵路利益。北達哈爾賓。由俄而歸日本也。四公認日本之在韓得獨重之勢力也。五東三省治權之歸還中國也。此爲大經。而開議時特益數條。如割削海參崴礮臺。收取中立港所存軍艦。並限制俄東方海權若干年歲等款。皆姑設之以爲退讓之地者。故開議之頃。俄使於後數條抵抗未終。日使卽已讓步。可以見矣。至前五款。則除其一二而外。俄人承約皆無留難。但與略加裁制。則大抵皆關於鐵路者也。蓋賠款割地二者。俄人拒之最力。而約之幾無成議由此。最後美總統爲之居間。日人卒捐賠款。而庫頁肯以北緯五十度爲分線。北歸俄。南歸日本。以此成約。則天下之所不期而日民當日所深恨者。雖然。日本之意以謂戰費於國雖重。顧師出以義不以財。行此亦可以媿歐人之言利。且使議不成。將國之所損更重。其於俄人所加害猶微。滿遼之權利。韓之勢力。善爲之以收桑榆有餘也。此日本之至計也。特至於俄。則戰敗之形。其受創於外者猶輕。其致憂於內者實最重。故自罷役以來。至今國無甯晷。論者謂羅馬訥甫革命之期已臨。非過語也。

未完

一千九百五年寰瀛大事總述

侯官嚴又陵先生撰
續一百三十三期

與日俄戰事最有關係者莫若英日聯盟一事其機發於甲午初北洋辭退琅威理英海部以爲無禮大憾之故於中日之戰終莫肯爲仗義執言排難解紛之事既而俄法德三國合從以責日本置遼瀋割臺灣日本量力度德俯首聽命莫敢支吾夫俄德法既名爲中國執言則英美不得不同於日本此誠理勢必然者也癸卯東省俄權日張日本知非戰不足以存國然懲於前事故伊藤有歐洲之行其所圖成卽在聯英一事既聯英而伐俄之計始定向使前事不成則甲辰乙巳之戰遲之又久未可知也卽戰而勝俄之券不可遂操也西報謂甲乙兩年人類所共見之大事莫若日本以區區島國驟躋一等強權海陸兩軍皆足收戰勝攻取之效此在前史每棋之中不過一二見耳如一千八百七十年普法之戰如北美之自立如竊得祿之役皆差可與之相方者也如此軒然大波其於歷史後果流變何如雖有明者末由預計所可言者其果之必大且多而已英人知其然也故於前約期滿之餘更申條

款以收兩利之實。其條約大目。於西九月杪。已刊倫敦報章。一曰保合東亞與印度和平之局。二曰護持支那境土主權。責開門戶。以享均沾之利益。三曰互保英日國土藩屬。不使見侵。云云。英則明認韓爲日本所指導。約束保護之國家。但使通商惠工。各國得均沾利益。日本固無不可爲。而英人於印度等步。凡所以鞏固封疆。保存利益之事。日本亦必贊成之。嗚呼。由此觀之。韓之於日本。固無殊印度之於英倫。英倫之於歐也。既以摩洛哥餞法。以易其獨享之埃及。而近者於亞。又以韓畀日本。以保其東亞之利權。其駸駸如此。則無惑乎德國之有言也。

至戰事之近果。自先見於戰家。日本所得戰勝之果。既言之矣。而俄則蒙戰敗之惡果。夫以禍福倚伏之理言。彼俄今日之所蒙。其爲慘劇。固也。然安知不終爲其國之幸福。顧自目前現象言。則亦甚可畏者矣。蓋其國自大彼得崛起開基。以專制曹署二者。爲必用之機關久矣。一主於武功。而文教則有未逮。自尼古拉第二。繼承國統以來。羣下已有喁喁之意。而尼古拉以痿痺之資。見制母后。欲必循其祖父之規而

無變。夫既爲其民所不附矣。根本不圖。而徒勤遠略。兵無鬪志。而吏售其奸。其於日本也。甫一交綏。敗端卽見。夫至旅順告降。俄宜知止矣。而不止。奉天大潰。又宜卽止矣。猶不止。直至波羅的海軍告覆。而後請和。無賠款。無割地。而兩國解仇罷兵。此於敗家可謂至幸。顧直接之果雖輕。而間接之果則甚大也。蓋通乙巳一年。全俄之隸歐者。幾無往而不內亂。方甲辰閒。其民雖怨望容容。然其爲暴動也。不外行刺二三大臣而已。乃至去年。直於全境有燎原之勢。罷工民變。訟言革命。而政府則奮其可用之餘力。玉石不分。草薶禽獮。其慘劇如是。而爲之中心點。爲天下所屬目者。則依然尼古拉第二也。以懦弱庸闇之才。守朽索針氈之天位。言其情景。殆如蹴鞠之皮毬。毫無自主之力。而聽外力所左右高下而已。夕許其民以莫大之自由。朝則收回成命。或反其道而行之。今日爲維新。明日主守舊。旣下廷旨言天賦人權矣。而哥薩克與軍官之以非理殘民者。又蒙不次之錫命。方西八月十八之大張立憲。誥文也使俄廷行顧其言。而以實力將之。一切之民暑。猶可以及止。蓋誥文明許俄民舉立

國會而獨操立法之權。且勅議者續爲組織之條目。故說者謂使文告筆舌之事。而可以救危。彼俄皇之所爲。可謂不遺餘力者矣。而無如兆民雖愚。必不可欺。故俄皇宣布前詔之日。其於俄民。猶東風之射馬耳。無一人肯信其言。而爲之謹欣鳬藻者。何以故。蓋民知政府立意之不誠。又逆覩所舉國會之非真國會也。波蘭之不奉詔。以詔書蔑其應享權利之故。而全俄報紙。千喙一辭。謂政府誠欲止亂解紛。則必建真實之議院。報章必許昌言。結會不爲犯法。刑執不妄加於無辜。訟獄視貴賤爲平等。而終之以赦宥有過。咸與維新。夫而後有以蘇民氣而奠國本。且俄國時事之棘。有卽立國會。未易平者。勞働工民。其所居之酷烈。有非人所能堪。故二年以來。俄波二境。處處罷工。而八月杪所見於高加索部者。尤爲慘目。以其地之民。種族宗教本異。而官吏又從而煽之。以便其私。於是殺人焚邑之事。兼月不衰。而天下最大之油礦。因之停廢。至西十月間。政府國民。愈形決裂。數千里鐵路同時罷工。聖彼得堡莫斯科與波蘭之瓦騷。交通路斷。雖有維忒。起當國柄。爲之首相。無如何也。

未完